

## 为未来经济七战略 提供长期筹资渠道



陈企业博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  
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所长

王鹏博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  
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研究员

2017年财政预算案为未来四年提供了24亿元的强大财政资源，以实施未来经济报告里的七大战略。然而，一些对未来经济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有所误解的国人，就会期待有更详细、具体的政策建议。这是与2003年的经济检讨委员会（ERC）和2010年的经济策略委员会（ESC）截然不同的报告。实际上，未来经济委员会的报告应被视为“进行中的工作”，而2017年财政预算案则应该作为前者的“长期筹资渠道”。

但是，未来经济委员会的七大战略不能跟过去的策略完全不同，除非我们过去的方向是非常错误的。尤其是在最近全球化的不稳定状态，以及科技发展、区域基础设施发展和正在进行的地缘政治重新调整，而带来潜在破坏性变化之际，期待未来经济委员会在短短的12个月之内，就提出未对公共政策进行循证评估的详细政策建议，是不明智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对于那些希望看到更具体的政策建议的国人来说，或许在未来经济委员会报告的版本2（CFE Version 2.0）里，我们可以期望部

长和法定机构“检讨、制定和实施”详细的经济政策，以增强新加坡人的技能、提高新加坡公司的国际化程度，为新加坡经济寻找和创造新的增长来源，因为一些较老的产业可能已经成熟。今后，通过更强的预算体系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通过基尼系数衡量）也仍将是重要工作。

### 群力能使未来十年 年均增长2%至3%

2017年财政预算案和未来经济委员会的愿景声明至关重要。可能一些人并不了解，前者为后者提供了财政支持，以确保“政府能够协调、包容和积极响应”，就像在未来经济委员会的报告执行摘要中所提到的那样。政府清楚地认识到在过去的十年里，各部长和法定机构并没有很好地沟通协调公共政策。因此，自2011年以来政府关于如何资助公共政策，以及如何提供包括公共住房、医疗保健、交通和教育等公共服务的体制变化，仍在2017年财政预算案继续出现，体现了连续性和一致性。

更谨慎的说，未来经济委员

会已宣布，所有利益相关者的集体努力将会使新加坡经济在未来十年平均每年增长2%至3%，而财政预算也必须根据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平均增长目标来制定。这种经济增长目标范围，明显低于2010年的经济策略委员会所定下更具野心的平均3%–5%年增长率目标。然而，即使把目标定在这个最新的较低经济增长范围，新加坡经济必须在今后十年内扩大25%。这意味着，在有利的

的外部环境下，政府必须灵活，并及时地作出反应、抓住机会，使新加坡经济增速远远高于未来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增长目标上

限，以弥补当全球经济低迷时，经济增长有可能低于目标下限的情况。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新加坡的经济表现已经超越了课本上所提到的案例，而勇于追求更高目标也为新加坡带来额外的回报。与其选择赢家（picking winners），不如承载赢家（hosting winners），就像新加坡多年来已把包括电子、炼油、化学工程、制药和生命科学作为制造业集群的成功例子，这个集群

已成为制造业的重要部分，并且对服务业也产生了溢出效应。我们应该记得经济发展局前任主席杨烈国的5-5-5概念，即“每个行业在头五年内奋斗，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成长和稳定，然后在最后的五年里成熟”。他为新加坡设想的一些未来集群，包括机器人、人工智能、数码科学、大数据中心和无人驾驶运输。作为工业政策，政府承载赢家才是正确的模式。

当我们正在考虑一个十年计划，但对于塑造新加坡未来经济的整体方向和战略，必须和大多数利益相关者达成一些基本共识，并获得多数利益相关者的支持。这就要求我们去应对不受欢迎的问题，如果必要的话还得去挑战传统智慧、打破常规思考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新加坡的增长潜力，重塑我们的新经济结构、重新考虑福利制度的可持续性、对外国劳动力保持开放，并对新加坡的长期最佳人口组合有一个清晰、不太过情绪化的愿景。

在这里，分享一些最终的想法：

一、低增长和缓慢增长应该是新加坡的经济新常态吗？

## 财政 预算案 2017 反应

二、新加坡应该像许多其他高度发达的经济体那样全盘向服务型经济转型，还是应该保持其经济在制造业活动中占有一定的份额？

三、我们是否需要一个福利制度，还是应该坚持现有的政策，以共同支付的方式来缓解收入差距？

四、为了容纳包括蓝领和白领在内的最佳规模外国劳动力（其可能会长期影响官方退休年龄），基本的原则和未来的公共政策包容度应该是什么？

五、在详细的公共政策协调下所制定出的具体方案中，对于新加坡来说，什么样的稳定状态最佳人口规模，会被大多数人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上所接受，并且在基础建设上和经济学上可持续？

（下篇）